**民主：独轮车还是四轮驱动**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

首先感谢各位，现在是考试期间，麻烦各位过来，我知道挤时间很不容易。

现在是信息社会，刚才对我的介绍有些东西几个礼拜前还是真实的，现在已经过时了。首先我已经不是系主任，也不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的主任，这些职务我刚刚辞掉。另外，如果我自己写简历的话，我会加一块，我会强调我当过一个很不知名的一个中学的教员，我觉得那个经历对我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写简历时会说我曾任武汉市堤角中学教员和耶鲁大学教员，我把它们放在一块去写。所以如果你是看在我是系主任或者是某个主任而来的话，现在可以离开了。我现在只是以一个教员的身份来演讲。

昨天我和北大法律系77届的同学刚刚在一起庆祝毕业30周年，今天是“求是”学会成立20周年，我就想到30年前我们还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就像“求是”学会的这些会员们一样，也是非常关心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记得我们当时办了一个政治学会，这个主题就更宽一点，什么问题都谈，讨论了很多当时大家觉得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这个学会和“求是”学会一样，也是由来自不同背景的同学组成。既有学文科的同学，也有大量学物理学、数学、技术物理、高能物理的同学。三十年过去了，学会里面的人有的变成了国家领导人，也有的变成了海外流亡分子。“求是”学会三十年以后不知道会怎么样。但结果并不重要，这个过程非常重要，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考虑问题，最后可能发生分歧这个也不重要，只要你沿着自己认为正确的路走下去就可以了。

我今天这个题目显然和学会公布的广告有一点点差别，我把他叫做“民主四轮”。几年以前我在清华讲过民主这个课题，讲了四讲，后来我把这四讲编成了一本小书，名字叫《民主四讲》。今天我还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民主四轮”，等一下我讲这“四轮”是什么意思。

“民主四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涉及到和民主相关的东西，有两样东西恐怕是不能不谈的，第一个就是所谓代表的产生。现代民主往往需要有代表，这个代表怎么产生出来呢？一种方式是大家非常熟悉而且很多人呼吁的，就是选举。但是很少人想到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抽签。所以这就已经有了两个“轮子”。民主还有另外一个层次，比挑选代表更加重要。挑选代表是间接的，由别的人来代表你，更重要的是直接影响决策。直接影响决策一般人会想到的名词叫“公众参与”，英文叫popular participation。但还有另外一个“轮子”，其实中国人也很熟悉，只是大家很少把它和公众参与甚至和民主联系起来，这就是“群众路线”。我给群众路线起了个英文名字，叫“qunticipation”，“qun”就是群众的意思。

今天我讲的“四轮”，就是讲民主的实践方式其实比很多人想象的要丰富的多。我今天仅仅讲四轮，可能还有别的轮子。所以我并不是说民主只有四个轮子可以走，而是这四个“轮子”已经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我今天围绕这四个“轮子”来讲，为什么这四个“轮子”都是重要的，可能有些大家不熟悉的“轮子”比大家最熟悉的“轮子”更加重要。这就是我们的提纲，我就围绕这四个问题来讲。第一个讲选举，第二个讲抽签，第三个讲公众参与，第四个讲群众路线。不过，在讲这四个问题之前还需讨论一个与选举和抽签相关的议题：代表。

**代表**

刚才讲到了，现在的民主基本都是所谓“代议政府”，都有所谓“代表”。这个词出现得很早，可以追溯到十六、十七世纪，甚至更早。所以现在的“民主”几乎都不是由人民自己当家作主，都是选出一些代表来为人民做主，这样的一种体制现在被叫做“代议民主”。我们谈到“代表”的时候，稍微做一点分析会发现至少有四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被代表”。有很多人是被代表的，包括在座的所有人。被代表的可以是人民，可以是公民，可以是选民。这三个词语听起来一样，但是它们的内涵与外延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不讨论他们的内涵、外延、被代表的人到底是谁，总之第一个要素是“被代表者”；第二个要素是“被代表的东西”，比如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人民的观点、人民的情感等等。一般人可能忘掉了被代表的东西，仅仅说“代表人民”，这个词听起来太宽泛，宽泛到没有任何意义。这是第二个要素；第三个要素是“代表者”。既然有被代表者，那就有代表者。这样的代表者现在往往被叫做“议员”、“人大代表”、“总统”。这些人都自称、或自认为、或被其他人认为，他们是人民的某种东西的代表者。这是第三个要素。当然这三个要素以外，还有代表这一行为发生的时空环境。所以这样一分析，代表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不是说说而已或者说用一种机制就能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

网上有个英文的《斯坦福哲学百科辞典》。在介绍“代表”的涵义时，它讲政治代表的概念听起来很简单了，甚至是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那种简单：每个人好像都知道什么是政治代表，但是真正让大家去表达一下自己对政治代表的理解，大家的看法可能是非常不一样。事实上，围绕“代表”已形成了一大批文献，不同的人对这个难以捉摸的概念定义十分不同。刚才我讲到了四个要素，可以产生很多种搭配。只要某一个搭配不一样，理解就会不一样。所以，听起来大家都很清楚什么叫代表，好像非常简单，但政治代表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有各种各样的定义，说起来非常复杂。1960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亚里士多德学会，他们搞了一次研讨会。研讨会的标题是一个非常简单、很多人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一个人怎么能代表另外一个人？大家很少去问这种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很值得去追问。这其实是一个很不简单、很麻烦的概念。

在政治学的文献里边，谈到代表的讨论都不能不提到汉娜·皮特金(Hanna Pitkin)的《代表的概念》（*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一书。这是一本1967年出版的老书，比在座很多人的年龄要长。皮特金还活着，现在已81岁，我等会还会提到她。按照她1967年的的理解，“代表”这个概念仔细分解起来意义非常不一样，至少有四种含义。

第一种含义，叫做“象征性代表”(Symbolic Representation)，说到底就是一个象征。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看到五星红旗就想到中国，甚至外国人恐怕也这么想，当然五星红旗说实在的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但它是象征性的代表。我们在讲到政治代表的时候和“象征性代表”没什么关系，所以待会儿就不会讲它了。当然在政治哲学上，象征性代表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我今天不讲。

第二种含义叫“实质性代表”(Substantive Representation)。什么叫“实质性代表”？那些人可能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并不是你们推举出来的，也不是你们选出来的，但他们确实能代表你们的利益，在实实在在的意义上代表了你们的利益，人们可以把他们看做大救星。所以陕北的农民才会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但毛泽东并不是选出来的，也不是抽签抽出来的，他在最实质的意义上代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利益。实质性的代表我今天也不讲，因为很多人认为它与当代不少人的民主理念关系不大，所以不去讲它。

但是后两种意义上的代表就与当代讨论的民主有关了。第三种叫做形式性代表（Formalistic representation），在形式上、在程序上这些人可以代表另外一些人。他们是选出来的，在形式上经过一套程序。这就叫形式性代表。

最后一类，可能大家不是太熟悉，但是学过统计学的人就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叫做描绘性代表(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什么叫描绘性代表呢？就是有一大群人，我从里边随机抽取一小群人，这一小群人的特征和一整群人的特征是一样的。这一小群人可以被叫做“缩样”(Miniature)，当代民主理论大师罗伯特·道尔也把它称之为“微群”(“Minipopulus”)，它可以代表整群人所有的特征，包括情感、利益、倾向、观点。这种代表叫作描绘性代表。很多人常常认为这个和当代民主没有关系，但实际上它和民主有很紧密的关联。所以我后面讲的内容主要围绕着后两种代表：形式性代表、描绘性代表。

**选举**

形式性代表，它的制度反映到今天的制度，就叫做代议制政府，英语叫“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有些时候被称为“representative democracy”。我更倾向于不用“民主”，因为这个词好像把它定了性，我情愿用一个中性词：代议制政府，即它未必是民主的。那么在这种形式性代表的体制中，代表如何产生的呢？是通过普遍的、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产生的。普遍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18岁，不分男女、种族、阶级、宗教信仰都有参加选举的平等权利，这叫普遍性。所谓的“普选”指的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个是自由的：即没有人强迫你去选这个人或那个人，这个党或那个党，每个人的选择是自己意志的体现。第三个是竞争性的：即候选的政党或个人不止一个，多于一个，当然也不是无限多，不是“海选”。

在这种形式性代表体制下，代表通过普遍的、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产生出来。这个机制大家好像都能理解，好像很简单：一方面选民用参加选举的方式将权力授权给议员以及其他选举出来的官员，这和西方政治哲学里面的社会契约概念有关：我把权力转让给你，你来帮我行使权力。另一方面，议员和其他选举出来的官员要对选民负责，否则要承担不能连选连任的风险。英语叫做“accountability”，听起来像个会计学的概念，和会计学没准还真有些关系。这就是形式性代表的运作机制，很简单。用下面这张图来表示，一方面是选民，一方面是代表。选民通过选举授权给代表，代表按照这一理论框架则应该回应选民，对选民负责。如果他们不回应选民，不对选民负责怎么办呢？那下次不选他们，通过选举惩罚。选举是惩罚，也是授权。这听起来是不是大家理解的民主？

 

现代人们一想到挑选代表，自然就会想到选举，认为这是最恰当的方法。其他选人的方式，比如继承、拍卖、推举、考试等这几种方式，在形式性代表体制下被认为是不恰当的、不公正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其它方式不允许所有人都享有参加选举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它们也剥夺了其他合格的人当选的平等权利，所以大家认为它们是不恰当、不公正的，好像只有选举赋予了所有人公平的机会。所以关于代表的产生方式，往往大家想象的时候连一个疑问也提不出来，包括一些很有思想的人，比如说学西方哲学的都知道的罗尔斯。罗尔斯在《正义论》里边就会写到：“在自由民主体制下，所有的公民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包括政治自由”。什么叫政治自由呢？罗尔斯进一步定义为：“选举和担任公职的权利”：选举别人，或者自己担任公职，这就是政治权利，天然的一种东西。现在最流行的理念、理论基本都这么讲，好像天经地义一般。但实际上从“民主”到“代表”，再从“代表”到“选举”是概念上的两大跳跃，其中每一次跳跃都很成问题，在理论上都很麻烦。

刚才我提到的那位把代表分为四类的汉娜·皮特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马上就会用中文出版，北大法学院的一个《北大法律评论》今年七月份会出一期专辑，由六篇文章组成，专门讨论与民主、代表、选举相关的问题，文章由中国人民大学的欧树军教授翻译，我做的校正并写了一篇前言。其中皮特金的文章就叫做《代表和民主》（*Representation and Democracy*），副标题更有意思：“麻烦的联姻”(Uneasy Alliance)。在很多人听起来，把“代表”与“民主”放在一起是太自然不过的联姻，但在这位研究代表问题几十年的学者看来，它却是个非常麻烦的联姻。她在文章中讲了她自己的认识是如何发展的：关于“代表与民主的关系，我的早期研究从来没有涉及这个主题，因为当时我想当然地认为二者的关系确定无疑。就像今天的大多数人一样，我那时多多少少把民主与代表划了等号，或者至少是与代议制政府划了等号。在现代情境下，只有代表能让民主成为可能，这似乎成了公理。这个假定不能说完全错误，但却存在严重误导，如果人们把它视为公理，只提出技术问题而非基本理论问题，这种误导就仍然根深蒂固。”

很多人第一次读到这句话可能会觉得很纳闷：民主和代表之间的关系不是天然的吗？不是确定无疑的吗？为什么这个研究了一辈子代表理论的人突然到了八十多岁的时候提出疑问，认为这是一种很麻烦的联姻，而且她认为大多数人这样看问题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导。她在这里提出只讲技术性问题是不够的，技术性问题经常有人讲，比如选举制度如何设计、如何改善等等，但她说仅仅围绕技术问题来讨论代表问题就忽略了更重要的理论问题：民主必须经过代表吗？如果必须经过代表，形式性代表可以承担实现民主的重任吗？如果形式性代表不堪重负，那应该是什么意义上的代表？由此展开的讨论今天晚上是不可能完成的。我这里只是点到为止，目的是告诉大家：民主、代表、选举之间的关系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那为什么选举、代表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简单呢？我下面仅仅是非常简单的介绍一下，选举本身有很多特征使得它无法产生有代表性的代表，因而无从实现任何意义上的民主。首先，大家都想要选举，但是到底是选什么大家往往却忘了。是要选代表还是要选领袖？选代表和选领袖显然不是同一件事情。或者你是要选具有领袖潜质的代表，或者是要选有代表性的领袖。如果你要选的是领袖或者是有才能的人，那还有一些其他方式可以用，比如说推举、考试、锻炼、考验，这些方式都可以使用，为什么不考虑别的方式？如果首先考虑的是代表性问题，那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如果考虑的是能力问题，大可以用别的方式。所以首先要问的是：选举到底是什么目的。很多人在要求选举甚至自己参加选举的时候，并不清楚自己要选什么，甚至在参加选举时候，不小心就把票投给了帅哥、美女了，因为他们看着养眼。有大量研究发现，长相和得票多少是有关系的。甚至还有说话方面，像我这样肯定就选不上，因为我说话不带磁音，缺乏吸引力。有研究发现，说话有磁性嗓音的男人，对中年女性选民特别有“致命的杀伤力”。那些中年女性投票的时候已经忘了她们是在选代表或者选领袖，她以为是在选美。所以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仔细分析就不那么简单。